

花开陌路

看『军二代』左小陌，
多舛命运后的蜕变

童童——作品

带着绝世伤痛，听从圣灵感召，寻找自由心灵
看“军二代”左小陌，多舛命运后的蜕变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a.net.cn

HUA KAI
MO LU

花开陌路

童童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开陌路 / 童童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90-0212-1

I. ①花… II. ①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98704号

花开陌路

作 者: 童 童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王 军

责任编辑: 郭 锋

责任校对: 杨 英

封面设计: 姚小丹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52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guof@clapnet.cn

印 刷: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0212-1

定 价: 26.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情节，一般人都会认为那是虚构的，只是作者用他所知所闻的语言，通过妙笔生花，写成一个或凄美或悲凉的故事展现给读者而已。可是，小说《花开陌路》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在过去的五六年当中，我一直想试图忘记但却无法抹去的一段印记。

每个人，一生中总会有一二个与自己情趣相投、气息相通、情如手足的朋友。五六年前一个冬天下午，当我在西湖边的一个临湖咖啡馆，跟一个在人间突然“蒸发”了5年，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闺蜜”碰面，听她娓娓地向我讲述了她“蒸发”的原因，我被她的讲述惊呆了，我心痛地看着她，当我看见她那双曾经饱受苦难的眼睛里，仍透出像婴儿般干净的目光时我哭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夜里，我捧一杯茶，打开音响，当舒缓的音乐在耳边响起的时候，我会想起她。于是，她故事中那些苦难的场景会一遍遍出现在我的眼前……爱和恨、伤痛与挣扎，悲哀和心痛会占据我整个心。

为了安慰她，我开始给她写信。我将我生活中看见的大事或小事都写在信里，通过邮局寄到她停留的那个偏远又贫穷的小山村。信中我跟她讲：今天我去菜场买菜，看见一只脏兮兮的小狗，在一个菜摊前徘徊，市场管理员把它赶走了，不一会儿它又回来了。听边上卖菜的人说，这是只流浪狗，以前在这里卖菜的一位大妈曾经拿食物喂过它，现在大妈病了，好久没来了，但这只小狗每天还会来这里等她……这个星期天我去上海美术馆看了一个欧洲19世纪绘画精品展，很棒。像这样高品质的展览，很值得大老远跑去看……前阵子，我去医院看望朋友生病的父亲，在病房巧遇曾经教我们“文化审美”的高教授，他已病得路都走不动了，可还在念念不忘他的“中国近代文化人物”研究。唉，现如今像高教授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老学究”很少见了，现在的“学究”们大概都遗失在追名逐利的路上了……

我给她写了很多的信，可都是有去无回。直到去年二月初一个下着小雪的早晨，我踩着洁净的白雪去信箱取报纸，收到了她的一封回信。她告诉我，我的信她都收到

了。她没有解释为什么不给我回信的原因，只是说我的信，能让她在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在信的末尾她这样写道：“知道你一直很想把我的故事写出来，我想如果我的故事能帮助一些心灵上正在失去目标的人解除痛苦，重新找回生活的勇气和方向，你想写就写吧。”

于是，我怀着感动和紧张的心情，虔诚地坐在电脑前，开始将她的故事、她的悲哀、她的挣扎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在了黑色的键盘上。我写得很快，白天上班，晚上做完家务，当一切都寂静了，我把自己当作一枚钉子一样，钉在了电脑前的那把椅子上，把心中的爱与恨，悲哀与同情，愤怒与挣扎，希望与寄托都灌注在这些黑色的方块字里，希望它能变成一幅幅画面，展现给那些还在俗世道路上做着虚空努力的人们。

一年不到我把一部25万字的长篇写成了，心中的疼痛仿佛减轻了许多。我把一个不幸女人身上所发生的事，一一展开，有对青春和爱情的美好描述；有对善良真诚的赞美；有对俗世社会的世态炎凉、尔虞我诈行为的讽刺；有对当下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的抨击；同时，也从人性的角度，对人的本能所产生的欲望、渴求以及复仇心理，作了不偏不倚的刻画，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美好事物的颂扬，对善良、真诚的赞美，对狭隘与邪恶的讽刺与批判。

我还努力地想通过主人翁左小陌，从一个善良清纯、高雅聪慧的女子，在现实面前沉沦为一个金钱至上的颓废女人，最后在圣灵的感召下，脱胎换骨，走上了一条精神救赎道路的过程，向读者展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间并不是天堂，生活给予我们的可口饭菜、漂亮新衣、鼓囊的钱包、柔暖的睡床以及美妙的理想……都不会永久地属于一个人，它们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人的一生随时随刻都会充满不幸和苦难。但是，当苦难和不幸出现时，我们该如何在对与错、是与非、善与恶之间进行自由抉择。因为自由抉择是上帝赐给我们人类的一件礼物，也是一种考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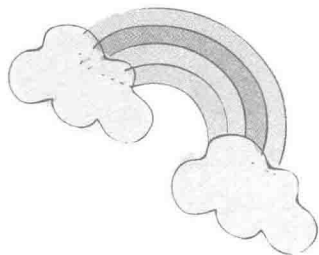
这是我第一次写长篇小说，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一直在写些新闻、散文、游记之类的文字。我知道自己对小说语言的运用缺乏经验，而且我也不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我只是想通过这篇小说的语言和描绘，说出我心里想说的话，那就是，人即使在最痛苦、最险恶的环境中，也不应该选择自暴自弃的逃避。生命中，爱情可以被利益取代，财富可以被暴力夺走，美貌能够被时间湮灭，却不能摧毁一个善良人心中对真诚自由心灵的向往与选择。

作者于2014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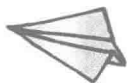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我爱的和爱我的人

目 录

引子	虚实之间 \ 1
第一章	青涩记忆 \ 17
第二章	噩梦花园 \ 33
第三章	俗世路途 \ 57
第四章	断裂彩虹 \ 81
第五章	黑暗通道 \ 111
第六章	斑驳杂响 \ 135
第七章	低谷深渊 \ 159
第八章	生死回声 \ 185
第九章	神秘危机 \ 211
第十章	行走钢索 \ 235
尾声	新生狼片 \ 269



引子 虚实之间



1

是透进毡房的一束金色阳光让左小陌从梦魇般的昏睡中醒来，她睁开眼，明亮的光线像细碎的绒毛，在她的眼前金粉般的晃动。

她想坐起来，可是，右边的手和腿都绑着像树皮一样又硬又厚的东西，动弹一下就撕心裂肺的疼痛，她只能用那只没有被绑的左手做支撑，抬起小半个身子，打量四周，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又矮又小的灰褐色的毡房里，一幅黑色的有菱形图案的门帘挂在用粗糙的木头做的门框上，那束强烈的光线，就是从那扇没有拉严的帘子缝里透进来，像舞台上的光束打在她的身上。

鼻子里充满着浓烈的植物与牲畜粪便混合的气味，低头看自己，身上穿着黑色的藏袍，盖着厚厚的牦牛皮毯，有一阵阵难闻的混合膻味，正从她身上穿着的藏袍和盖着的牦牛皮毯中散发出来。

置身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左小陌感到十分恍惚，她不明白自己身在何处，只能拼出全身的力气，对着毡房的门使劲地喊道：“喂！这里有人吗？有人在吗？”她的叫喊没有一点回音，四周安静得像熟睡的婴儿一样，没有一点点声音。

眼前所有的一切像在梦里，陌生的气味、低矮的毡房以及寂静的四周，是那么的迷离而又恍惚。

她闭上了眼睛，听到了自己清晰的呼吸声，这才确信自己不是在梦里……渐渐的，那天在飞雪漫舞的盘山道上艰难前行的情景，一幕幕地在她脑海中出现……她的眼前什么都看不见，只是白茫茫的一片，她的车向前冲了出去……

眼前是一片黑暗。

想到这里，她的眼睛里有一股热流涌了出来，往事历历在目，如烟雾般的弥



漫过来……

2

半个月前的一个晚上，左小陌正在丽宫别墅的按摩浴缸内泡着玫瑰花浴，这时，放在浴室化妆台上的手机铃声温婉而又执拗地一遍又一遍地响起。

她无奈地从浴缸里湿漉漉地钻了出来，心中老大不高兴地嘀咕着：“谁啊？偏偏在这个时候打电话，真会挑时间。”顺手抓起放在浴池边雪白的大浴巾胡乱地围在身上，把沾满水珠的手在干毛巾上擦了几下，拿起了手机。手机蓝色显示屏上闪烁着“牧歌来电”这4个字，看到这几个字，心里的那些不快立即烟消云散了。她迅速地按下了接听键，亲昵地对着手机：“嘿！小妖精，跑哪儿疯去了？这么长的时间都不给我来个电话？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话音刚落，电话那头立即传来了带着浓重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声音：“哎呀！究竟是谁忘了谁呀？到底是跟着博士会长本事，连猪八戒的那一套都学会了。”说着，那个柔和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哈哈地笑着。

给左小陌打电话的人叫牧歌，是左小陌大学时期的校友加闺蜜。大学毕业后，左小陌回到了北京，牧歌则留在了杭州，进了省级一家机关报当了一名小记者，她们从大学相识至今已经有十多年了。

以前左小陌的丈夫林开杰在世的时候，她基本上会半个月或者一个月飞到杭州去看望这位好朋友，她们俩经常会坐在湖山静谧处的一个叫“四照阁”的小茶馆里，轻松而散淡地喝着茶。那个小茶馆隐藏在西湖孤山南麓的半上腰上，是以研究金石篆刻、书画著称的“西泠印社”的一个旧址。坐在这个木结构四面都有玻璃窗的“四照阁”里喝茶，能看见西湖的景色和不远处闹市间的繁忙，但却听不到喧嚣，喧嚣声都被湖山隔绝了。她们俩经常在这里一坐就是一下午，还总是嫌时间过得太快。因为，说话和下棋一样是需要对手的，只有棋艺相当了才有对弈的乐趣。

握着手机，左小陌想到，近来一直忙于公司事务，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跟牧歌联系了。于是她在电话里自责而又惭愧地说道：“牧歌，对不起，这阵子我实在太忙了，忙得都快把自己给丢了。要不下个星期六你来北京好吗？秋天快来了，来看看香山的红叶红了没有？我真的很想你。”



“喂，小陌我也来不了啦。下星期六我已经答应这儿工业大学的学生会了，他们让我去讲什么‘诗意人生’，我告诉他们，别看我经常写写诗歌，其实在人生中我是个特没诗意的人。可是孩子们很诚恳很热情，我实在推脱不了。为了办好这堂主题课他们还专门设计了宣传海报，前两天还拿着样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告诉他们这方面我真不懂。小陌，我想到了你，你能来帮我这个忙吗？”

“噢！亲爱的，杀了我吧。你不是不知道，现在我满脑子都是‘生意人生’，哪还有‘诗意人生’？像我这种没有诗意的人设计出来的东西，你这个挑剔的女人，能满意吗？”

“哈哈……就因为知道你缺了诗意，所以才让你来补的呀。你想想，如果你再不把这些缺失的补上，怎么配得上那位剑桥的陆博士呢，我是为你好，来不你自己看着办吧。”

“嘁！明明是你求我帮忙的，这会儿倒成了你在帮我了。喂，这个世道啊世道！这女人啊女人……”说完两个女人在电话里哈哈地大笑着……最后，还是左小陌答应了牧歌，下星期二下午她飞去杭州，星期三帮助看设计，星期四返回。

3

星期二的早晨，临上班快出门时，左小陌对正在扣袖扣的陆启予有点忐忑不安地说：“启予，对不起，忘了告诉你，今天下午，我要去杭州帮牧歌做点事，机票已经订好，我去两天就回来。”陆启予停下正在扣袖扣的手，冷冷地朝她看了一眼，他这种眼神常常让左小陌心生寒意。

没想到今天这个阴晴不定的男人非但没有生气，还走到她的身边，温柔地将她揽进了怀里。一缕淡淡的隔了一夜消退的男士阿玛尼香水的气味，缓缓地飘了过来……他俯下身给了她一个缠绵而动情的长吻后放开了她。接着用他那一贯不容置疑口气对她叮嘱道：“在外注意安全，有什么事给我电话，早点回来，我会想你的。”说完还伸手在她乌黑的长发上温柔地揉了一下，走出了家门。

望着这个英俊、修长、帅气，有时霸道得不可思议，有时又温柔得让人甜蜜无比“契约男人”的背影，左小陌很自嘲地摇了摇头笑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男人总是这样让她有点恨、有点怕，又有点爱。为什么她总是这样深刻地记得他的气味，是这个男人离开后的气味。这些气味总是在空气中飘浮，无声地缓慢地





回旋，一圈又一圈……

下午，总算忙完手上的一大堆事儿，左小陌看了一下手腕上那块“江诗丹顿”的手表，指针正指在下午2点05分上。她拿出放在柜里的“爱玛仕”，想再确认一下航班时间，伸手往包里找机票，这才发现机票和身份证在早上匆忙出门时忘在家里了。赶紧把秘书周馨语叫进来交待了几件急需要办的事，乘总裁办公室内的专属直达电梯到地下停车库，打开那辆白色的“Panamera 911”车门，急速地冲出了公司大门。

今天一路畅通，50分钟就到了陆启予的那个丽宫豪宅的门前，她按了一下门铃，管家胡姨来开了门。看到左小陌，胡姨立即展开了她那职业的笑容，毕恭毕敬地说：“啊，左小姐，今天怎么回来得那么早，晚饭想吃点什么，我叫厨师准备。”

“胡姨，别忙了，我还急着去赶飞机呢，因为机票和身份证忘拿了，我拿了马上就走。”

换过了胡姨递过来的拖鞋，匆匆地穿过宽大客厅边的走廊，上了二楼卧室，取了身份证和机票放进包里下了楼，正准备离开，突然听到从走廊尽头的书房里传来了一串响亮的笑声，左小陌听出那是陆启予的笑声。今天他怎么回来得那么早？另外，有什么喜事，居然让这个一贯冷峻的男人这样忘情的大笑，左小陌好奇地走了过去。

书房的门半开半掩着，从半开着的门望进去，左小陌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花军辉”！她差点叫出声来。这是她从小最喜欢看的，现在却最不希望看到的那张脸。花军辉穿着意大利定制的手工ZEGNA西服，精致的白金眼镜架在秀气且干净的脸上。手臂支在真皮沙发的靠手上，白皙细长的手掌托着下巴，一副踌躇满志、志在必得的样子。

他跟陆启予怎么会认识的？左小陌心里非常纳闷。

她与陆启予生活了快两年了，可从来没听他说起过他认识花军辉，也从来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有过交往。前不久去日本，与花军辉在日本街头偶遇，在路边的饮品店喝了一杯果汁，回去后她把这次巧遇告诉了陆启予，没想到陆启予居然莫名其妙地冲她发起脾气，让她以后不许再跟花军辉见面。可是，今天在这里他们俩倒好像是一对很熟稔的朋友。



好奇心让左小陌悄悄地站在了书房门口，接下来她听到了这样一段对话：

“这个笨女人，居然会那么相信我，一下子砸进2个亿，够有胆量的。不过她做梦都不会想到，等她从杭州回来，她所欠下的巨额债务，只怕是她下辈子都还不清了。”陆启予的语气中充满了复仇后所带来的快意，但又似乎有点不忍的口气。

“得了，老弟使这种阴招得手，没什么可得意的。到了这个份上你也该收手了，我不希望你把她整得太惨，毕竟她是我喜欢过的女人，我不想看到她太惨的样子。”花军辉对陆启予说话的口气有点居高临下。

“喂，花董啊，你难道还不理解我的痛苦吗？自从知道我大哥被她丈夫害死了以后，我就发誓，一定要让林开杰得到报应，可惜他死得太快了。左小陌，夫债妻还，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什么夫债妻还，这种债有谁能还得上。再说，这事说到底与她无关，那是她丈夫的事。”接着花军辉叹了口气又继续说道：“其实，我出手帮你，也无非是想看看她一无所有后的样子。如果当初她不要移情别恋，不要嫁给那个姓林的，后来，不要一次又一次地那么残忍的伤害我，我是绝对不会出手帮你的。”花军辉阴郁话音里透着落寞与不安。

“唉！毕竟是老情人，还是会心痛的……”陆启予像是在为花军辉感叹又好像是在说自己似地叹了一口气。

“难道你们一起生活了二年，你对她就没有一点感情？”花军辉阴沉着脸问道。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可是有的时候仇恨会胜过爱情。”

“那么说来，你也是爱她的，可最后还是对她下了重手，好一个无毒不丈夫，难怪这些年你能在惊涛骇浪的商海中站得那么稳。”花军辉这句话中的每一个字仿佛是从他的牙缝里挤出来似的，而且还透着阴冷，听了让人毛骨悚然。

听到陆启予与花军辉之间的对话，左小陌就像一个刚刚被捧到至高无上宝座的人，一下子又被重重地摔下十八层地狱一样，心中的高楼在瞬间崩塌了。她做梦都没有想到，那么多年来，她心中珍藏得最深、最神圣、最宝贵的那段感情，她从来都不允许别人或者自己去玷污、伤害的那个人，居然会串通别人来害她。

站在书房门口，她发出了一声惨烈的、毁灭般的尖叫。随着这一声尖叫，她的心像玻璃一样彻底地碎了，刚刚建立起来的自尊和自信也在那一刻崩溃了。





她的尖叫声，惊动了书房里那两个男人，他们冲出了书房，看到站在门口瞪着惊恐的双眼，脸色白的像纸一样的左小陌，两个男人都惊呆了。

还没等那两个男人反应过来，她已经像发疯般地冲出了大门，迅速地坐上那辆停在院子里的“Panamera911”，一脚大油门，一个大甩尾，车轰隆隆地冲出了丽宫别墅。

4

手机铃声一刻不停地响着，蓝色显示屏上一会儿是“陆启予来电”，一会儿是“小辉哥来电”交替的显示着，她厌恶地按下了手机的关机键。



此刻，她的心和胃都在一阵阵地翻江倒海似的难受，那一刻，她只想忘掉从小到大一直珍藏在她内心深处那张令她崇拜和信任的脸；忘掉一直珍藏在她内心深处的那段至纯至美的情；忘掉她曾经如此心甘情愿付出的日日夜夜，也只想忘掉陆启予半夜惊醒，抱着她泪流满面不能自制样子，更想忘掉的是那个曾经摧毁了又仿佛重新回来的爱的幻觉。

这个夏末初秋的下午，天空闷热阴沉，气象预报说会下一场大雨，路上的行人脚步匆匆地行走着，天空在闷雷和闪电掠过后，雨点重重地坠落，像哭泣般地滂沱。

洁白的闪电如同刀剑一样分割着灰黑色的天空。左小陌下车呆呆地站在自己“晴翠园”别墅的家门口，从树上渗透下来的雨点也这样有力、冰凉而剧烈地打在她的身上，雨水顺着她的头发往下流，意大利鞋店定制的手工皮鞋泡在雨水中，她脸色苍白，想到过去的爱和恨，悲哀与欢乐，挣扎与希望，心如刀绞般的疼痛。

她真的想不明白，一个她一直视做天使般的男人，居然也是个魔鬼。为了这个男人的幸福，她把自己的一生都毁掉了，但最终这个男人居然会串通别人一起来害她。而另一个男人，他是把对她丈夫林开杰的恨，报复在她身上，想让她一无所有。两个男人联手布下了天罗地网，只等着她钻进去，现在她真的是一无所有了……她的心好像被人一小块一小块的切割着，让她感到生生地疼痛。

她不知道自己在雨中站了多久，直到天空漆黑，当蚀骨的寒冷向她袭来，这才发现自己还一直站在雨中。于是，才缓缓地向大门走去，用颤抖的手掏出钥匙

打开了家门。空荡荡的房子里，一阵寒冷向她迎面扑来，孤独像鬼魂一样充满着每个角落，让她无处逃避。她一直惧怕这种孤独的气息会像海水一样将她淹没，所以她只能一次次奋力地跃出水面，寻求呼吸，宁可被捕捉，也不愿被窒息。现在她真的被活生生的捕捉了，而且被撕咬得体无完肤。她跌坐在地板上，浑身湿漉漉地傻坐了三四个小时以后，才渐渐地恢复了理性，回到了现实。

她想到了牧歌，这会儿肯定还站在机场的出口处，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她的到来。想到这里，她狠狠地骂了自己一声“混蛋”，然后立即打开了手机，根本不理睬移动秘书台转接进来的无数个未接电话，用最简短的语言给牧歌发了条短信。

牧歌：

对不起，我这里出了点事，不能来杭州帮你了，请你原谅。今天，我终于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好可怕，一瞬间能把一个仅有的珍藏也毁灭掉。现实让我绝望，我已心灰意冷，决定离开这个世界。你不要找我，也不要为我难过，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归宿，你要好好的生活，要幸福快乐一辈子。再见了，亲爱的朋友，原谅我不能陪你一起到老，我会在另外一个世界祝福你。

永远爱你的小陌绝笔

发完短信她立即关掉了手机，然后走进书房打开保险柜拿出所有公司文件和私人财产文件，给公司的总经理、总会计师和律师分别写了一封信。交代了公司破产要办理的一切事务，并写好委托书盖公章按了手印。还特意交待总经理和律师，一定要给那些忠心耿耿替公司打工卖命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每人留下一份丰厚的遣散费，把她的别墅、房产、汽车以及收藏的名画和她所有私人贵重物品拍卖后给员工做安置费。最后她留下了一份简短的遗书：

遗书

本人左小陌，系恒运集团公司董事长、法人。因经营不善，导致公司破产，在此，我对所有为公司发展做出贡献的员工们说声对不起，并深深的鞠躬，致以万分的抱歉。公司破产事宜和一切善后处理，我已经全权委托恒运集团公司总经



理王凌飞、总会计师季华明和法律顾问楼亦刚及其他的团队处理。

立遗嘱人：左小陌

于X年X月X日

做完这些事，她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天空还是黑沉沉的，没有露出一丝曙光的迹象。看着窗外的那片黑暗，她想到自己以前曾经是那样渴望和需求天空的华丽色彩，今天她却不忍看到日光从玻璃后面照射进来。

她快速地找来一只玫红色的行李箱，褪下身上所有的首饰，打开首饰柜和保险柜，把所有贵重东西全部放进了箱子里，锁上了锁，将钥匙放进给律师的信封里。



她又找了一只巨大的行李箱，胡乱地放进了“North Face”鹅绒衣裤和冲锋衣裤，还有一些换洗的衣物用品，满满的装了一箱子。然后简单地冲完澡，换上了干净的牛仔裤和白色T恤，并将披散的长发用紫色的水晶发夹夹起，从保险柜里拿了十几叠现金放进“North Face”双肩旅行包里，锁上了门，推着那口大箱子到停车库。她把箱子扔进了“陆虎揽胜”的宽大行李箱内，长长地透了一口气，坐上了驾驶位，驾着它冲出了北京城。

她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其实，去哪里已经不重要了，她只想离开，离开这个无数次令她伤心的城市，离开这个处处充满着欺骗、争斗、龌龊的世界。

5

郊外，田野空阔寂静，阴雨天的清晨，暮色苍茫的天空上，只有褐色的鸟群飞过。

左小陌一个人开着车，心如死灰，泪流满面。车厢里，忽明忽暗的光线映在她苍白而空洞的脸上，远处灰黑色的山峦空寂静谧。

她想起了几年前，曾经和牧歌跟着自驾的驴友们，一起去松潘草原、阿坝州一带自驾旅行，跟着驴友们到过拉萨。因为她向单位告假的时间已到，不能再跟着他们继续深入藏区，只能与驴友们告别在拉萨，第二天她独自一人飞回北京。

在拉萨居住的那个晚上，在宾馆小商店的一面墙上，她看到著名摄影师陈宗烈先生早在四十多年前拍的一张“背青稞的藏族少女”照片。此时此刻，那张照

片上那个少女的微笑，是如此强烈地唤起了她对西藏这个神秘地方的向往。她那个无以投放受伤的“游魂”，仿佛在这一刻找到了一个可以投放的去处。她坚定地告诉自己，她要去西藏圣洁的雪线下寻找自己最后的归宿。

“陆虎揽胜”中的GPS带着她，沿着去西藏的方向狂奔而去。

一路上，她感到饿了，就在路边找个小店填饱肚子，感到困了，就在公路的附近随便找个饭店或客栈睡一觉继续赶路。

从四川成都，经雅安、康定，再从新都桥往北线经甘孜、德格的方向进入藏区……这一路她抛开世间的一切喧嚣，没有电话、没有打扰。一个人开着车，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奔跑，也没有感到一点孤独和害怕，因为生命都决定抛弃了，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害怕呢。当车子盘旋着开上曲折的山路，她听见鸟和风从树林掠过的声音，她感觉自己的心情与这个寂寥的场景是如此的相似。

从甘孜到德格的路程并不是很远，但是这条道很不平坦。从峡谷中穿越，车就像江河中的小船一样上下颠簸得很厉害。尽管“陆虎揽胜”的V8发动机，5.0L排量的功率，将越野车发动机的爆发力和高级轿车的稳定性做到了完美的统一，还是让左小陌经历了由天上到人间几道轮回的颠簸。

进入西藏界之后的第一个夜晚，她在一个设施简陋的兵站里被冻得簌簌发抖。在寒风刺骨四面通风的盥洗室洗脸时，她把手小心翼翼地放进冰冷刺骨的冰水里，西藏寒冷的夜晚和透心凉的冰水，顺着她的每根手指进入她记忆的最深处。

白天，她疯狂的赶路已经消耗和透支了所有的体力，这时任何诱惑都比不过兵站那张嘎嘎吱吱作响的小木床，可寒冷让她无论怎样裹紧鹅绒睡袋也无法入睡。她一半灵魂在床上，另一半灵魂在执着地搜寻着那个“背青稞少女”的微笑，不去想今后的路途会怎样……终于迷迷糊糊……她看见在灿烂阳光下，有开满美丽鲜花的大草原……她跨过了从未融化的厚厚的积雪，一路向前，步履坚定地消失在寒冷而漆黑的夜晚……

第二天当她醒来时，太阳已经高高的照在兵站对面连绵的雪山上，光线在雪山顶上交织错落成神奇的线条和色块。

睡了一觉，体力恢复了很多。从地图上查看，她知道今天的路程还要翻越海拔5050米的雀儿山，她告诉自己，必须吃饱了才能上路。



起晚了，兵站伙房已经没有吃的可以供应了。只能要来了半壶开水，打开在成都买的方便面，倒入开水，可那开水实际上只是温水，硬邦邦的方便面在温水里泡了很久不见散开。为了赶时间，她只能半吞半咽地吃下了那碗半软半硬的方便面，离开了这个令她难忘的寒冷地方。

尘土飞扬中，汽车又爬上了盘山公路。一路上能看见高大苍翠的树木，铁杉、香樟、楠木、刺栲、乔木杜鹃……它们漫长地排列着，像一段冗长的欢迎辞。

初秋，高原上的树叶开始纷纷飘落，仿佛是到处散发的传单。飘落的树叶有清晰的纹路，触摸这些清晰纹路的落叶，就好像触摸到了它们的体温。风中仿佛布满了落叶的喘息声，若仔细闻，还能闻到这些飘散下来落叶的香气。



在盘山道上走了两三个小时后，山路开始陡峭了，她看到前方一块蓝色的指示牌上写着“雀儿山海拔5050米”。

随着海拔的渐渐升高，植物生态也发生了变化，矮小的灌木丛替代了高大的树木，越往上走植被越荒芜，直到寸草不生。左小陌明显地感觉到踩着油门的脚也开始有点重了起来。

山路弯弯，坡道急转弯一个接一个曲折多变，就像人的命运。

转过了几个山道，天上开始飘起了雪花，不一会，大朵大朵的雪花像棉絮一样越下越密。车在纷飞的大雪中艰难地行进着，雨刮器打到最大，都无济于事。

车到一个垭口，暴风雪突然一下子肆意地弥漫过来，前面的能见度几乎为零。左小陌在陡峭的雀儿山脉顶部，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抛弃于失明的恐怖中。漫天飞舞的雪花，像白色的花朵散发出诡异的光泽，眼前一片白茫茫。车在一瞬间失去控制般地往前冲了下去，她感到脚下一片虚无。

在一声巨响声中，她感觉自己在慢慢地下沉……这是她想要摆脱这个世界的一次快乐的下沉，在漆黑中她仿佛看见前方有灿烂的霓虹在闪烁，还有她去世多年的父母在远处对她微笑……

在黑暗扑过来之前她轻轻地闭上了眼睛。